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三

記

黃州快哉亭記

蘇

遺老齋記

蘇

司馬溫公布余銘記

范

湖學田記

顧

重修御史臺記

曾

適南亭記

陸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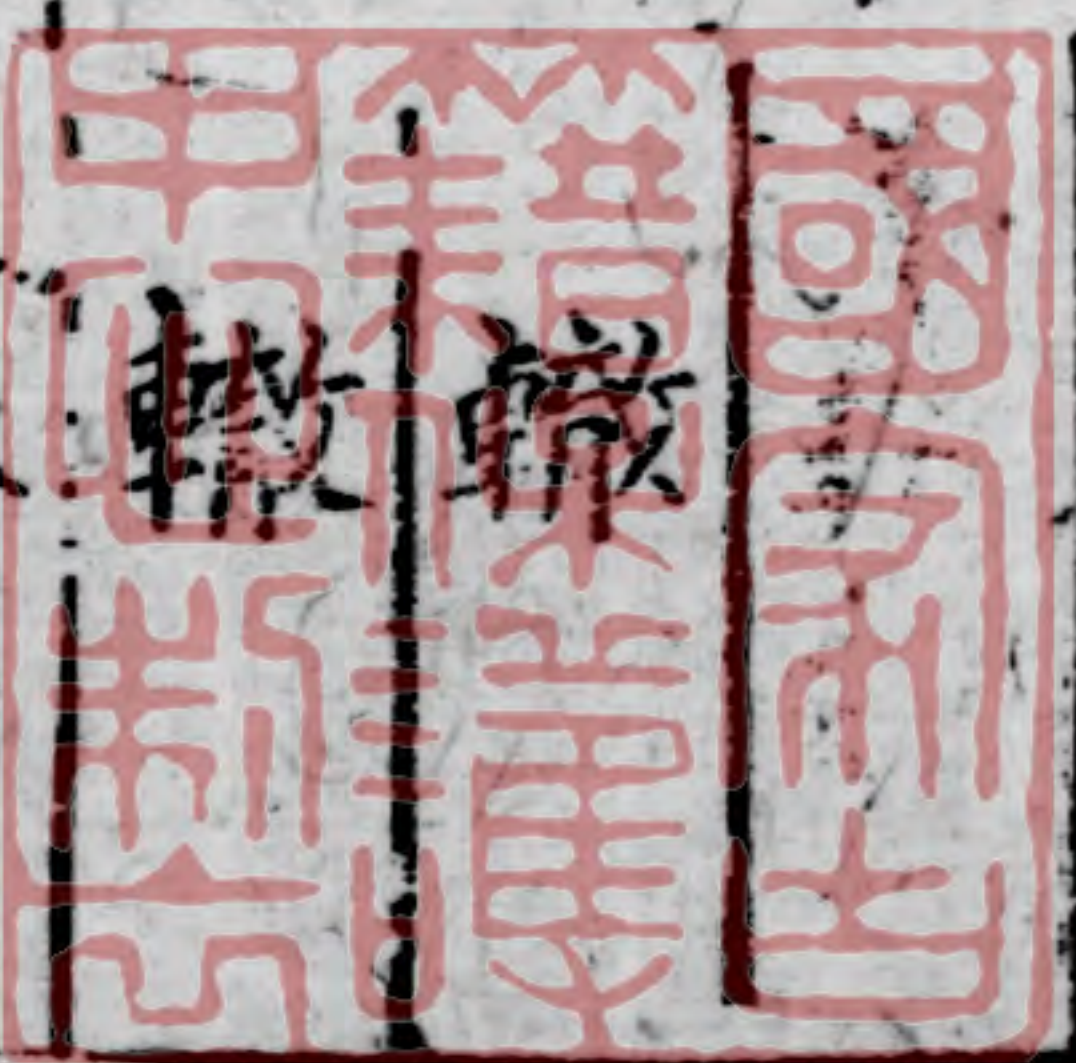
考古圖後記

呂

黃州快哉亭記

蘇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馮其勢益



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
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
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
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
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
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
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過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
與庶人之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

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道而非
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
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楫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材古木
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
勝者烏觀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

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穎州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
父母既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十築五年而有成
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窓曲檻為燕
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
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求道

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有不遜上
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
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
擢為右師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
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世俗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
七矣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善莫於如意憂莫慘於不
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
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必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
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
可也

司馬溫公布余學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錄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

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
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
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者及寢及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
而覆以是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
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
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滿凡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
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
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言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足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竹
雖不可遠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
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
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

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致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諫校尉朝會皆專帶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

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待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至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寔以圯壞神宗皇帝併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

陰殺之義人形勢卑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
增庫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又 今上
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
以大夫虛負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
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
千為臺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賤而元爽過之明闕耽上堂室渠
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上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
案牘簿書接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
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
首恭惟 神宗皇帝受命啟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
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藥有完而府寺是崇
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塔後嗣之意 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

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
執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
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
之萬一哉雖然臣聳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
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鬼隱
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君其位有所不知知
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
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
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
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
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 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為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
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
華媚善古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
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
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年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
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
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泛鑑
湖上載山以尋將軍松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所以梅
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柿其
事應史公聞往焉初菑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
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疎木葉微合峯巒如
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

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
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
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銀飲而賞焉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
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
變殆詞人盡史不能寫也於是闔州以為觀羨而春時無貴賤皆
往又其風俗繁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
四眺無路風輕日末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
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
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
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
肆魚鹽之間者乎 天子仁聖按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
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飾之滅用度造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縣與俱行縣通渠瀆廣波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劔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誠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莢葱韭口有常數二雞一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蔘艾養蠶織履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

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祝志以蒞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圯政閑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庠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庋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以謹其藏賓客及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為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

室垣牆立而壯門閤闢而大與阡別而正困倉廩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它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弊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燬藝典籍盡愚天下之

民而後謙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磬歎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竒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尚病窳啓未能深考暇日輪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深其

言類
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大宋文鑑卷之八十三

大宋文鑑卷之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大雅堂記

汲水新渠記

咸平縣丞廳醮醮記

雙槐堂記

照碧堂記

新城遊北山記

高廟碑陰記

拱北軒記

王

張

黃

陳

張

張

晁

晁

唐

鄒

無咎

舜民

旌堅

師道

來

來

補之

補之

意

浩



易庵記

唐 庚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庚

絳州恩堂記

張 繹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 無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頭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為益薄費

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墮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詎儒法士所為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義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荒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繼續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用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

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無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為縣東為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復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迹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予亦知其為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良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為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為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寧卑乎而顧為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

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耀五行之正氣尚臣吾佛况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傷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為哉至於有善地不為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疑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間鄉黨有狹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臺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

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闕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後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渙然水釋於斯文者乎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汲句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茂蕩渠山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汲汲至蒙別為獲餘波池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請鴻溝官度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

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茂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茂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往敏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汲灌注兗豫永平中導導汲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

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汲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汲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高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厚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未者河

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咸平縣丞廳醮醮記

張來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為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醮醮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若而益蕃廷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醮醮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西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未分裂

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推我 藝祖
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城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
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薙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
肆我 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志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
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鈞取其累年
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
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 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
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
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
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
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志祖宗駿功成

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醑
醑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
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 來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
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
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
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法不苟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
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
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
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
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

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誥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肩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葺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者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靜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

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照碧堂記

晁 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後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

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
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解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
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
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
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
之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已
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
放壤高蹈寓日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
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立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
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
南霽雲之所以迄馳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
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

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
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
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媚湖光彌漫飛射堂棟
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
客顧而嬉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厭於吳楚登
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攘袂而喜矣夫人之
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
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高使人心悴然昔之豪
傑憤懣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祐太息峴山之顛固可入其志
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
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而公再守記之南都補之守
河中書來及馬補之掌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尋去之如始至者

有不掃一室者大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各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卷行已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焉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 禧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交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并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人琬蜓如犬虻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喙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甯相扶携而上皇籛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

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羣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植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河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相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漢高廟或雲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

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歲次年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二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巳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卜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羣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

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各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既已墮墜而為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以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四序

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于和氣浮于上則
景星見卿雲飛和君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
不紛綸畢至 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
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
既以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大虛於時滂沱
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薦歟又竊系
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
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也無私兮曰監在茲

易庵記

唐 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居先客曰何也隱
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
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

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
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
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
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在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
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孰讀
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庚

上元中顏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
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
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

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墮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有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疆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

繹

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頽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為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訥訥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為憂嗚呼是未來者果何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

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
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極然一枯
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
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什
之則瞋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
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
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
相真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
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
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體而為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
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

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負道之興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
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紀之河南吳僅書之

天宋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贈趙植彈琴序

龍圖序

弈棊序

御覽序

留別知己序

柳如京文集序

送魯推赴南海序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徐鉉

柳開

陳搏

宋白

田錫

向敏中

張景

穆脩

穆脩

宋綬

輔弼各對序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重修說文序

劉 頴
劉 牧
徐 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其類之文及暴秦哉改散隸聿興便於未俗入競師法古文既絕偽為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脩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修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

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安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夜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群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

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
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認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
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
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
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
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章隸足矣又許慎注
解詞簡義與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
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
益互有異同孫涵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涵音切為定庶夫學
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
麈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贈麴植彈琴序

柳 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
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於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
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目感而自悲也
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
非古聖賢人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
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人乎
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
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
知己之為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
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
將謂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
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

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
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
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
謂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
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
九卦之義探其音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况夫天之垂
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
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
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
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

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

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

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五位

形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形坤之象焉坤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十

六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分在東

更無外數添也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

二十四上以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

二十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

之中運四十九之天三幹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去

數為造化之用也謂大衍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是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

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位

四二是也不在陰則為寡陽七九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略

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述其梗槩焉

弈碁序

宋 白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秤小則小矣于以見興亡之基枯碁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連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

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為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感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疆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世其機世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志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為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連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

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并六國項
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首得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
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
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
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志敗
非止圍碁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
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則
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
端之說勝又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觀會同
可為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

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為理大
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三補達聰而天啓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
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為
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
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
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
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羲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
敏中始學于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
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
事而太息須臾歲聿侍立于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

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承官聿來
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
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與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情從
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謾迅遶周天迭換四德忽奉宸詔伴歸闕
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交通才巨儒咸賦以序文歌詩送
別者多矣其閒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各器
偉重組紱超峻為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已之虛談潤色之
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
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偽
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况立性甚拙揣
心愈踈竄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
乎富于道德飽于忠縷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

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已以務進逐本
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蠱螫面作狐狸縱義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
千尋一去九萬躡跡千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敦交勉
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
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
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
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
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
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
征代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

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未長於宋初極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為五十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 脩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

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疆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而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各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實接僚屬

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挾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舉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嘗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謾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待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

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變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 綬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綬商人之路用官有司常中車之職虎賁旅

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
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益損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
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 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
運寔斷電掃王略載清綿蕤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
郊饗即詠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推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既
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汗蠟不鮮乃命易
以厚繒加之文綉采絳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
於古矣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落壇拜况遺
老嗟覩舊章頓還 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壘篆石仙
閭藎牲汾澌漸順風訪道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
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擘緒
成其事史官頌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

朝江左亦詳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
衛緘在秘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
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觀 皇上紹庭正統拱巳中宸睿德天
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
畏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
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粵再郊之明年命華
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友僕奉車承
彼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
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蓋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著為圖記十
篇名物夥多但讀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
載其因浩有末周盡復其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橫幅其軸織
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喜天

聖人制清之勤防民之踰為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鑄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郡以第非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暨圖自正觀古作鑿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紀有得省副鑿監連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士之工巧惟藻臻夫典美臣又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篇宜益令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為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親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玉而大居正也荐望衡石之臨危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為官注一家之說爾

輔弼名對序

劉 頌

昔者三工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資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偽容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

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顏切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年之間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閑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為序論以示折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為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各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錄之又有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紀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疎闊之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

以至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顛頽也已

送張揆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周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欽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披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劔霜降農閑里胥鄰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冠至裹粮待劔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為恥甬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

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特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焉山者獸獲存焉為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擇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以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為主智者以謀之預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

徒知遇人徒歎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交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書擁循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具腰舟設厭護者笑之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六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集古月錄序

歐陽脩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外制集序

歐陽脩

詩圖總序

歐陽脩

慶曆兵錄序

宋 邾

邙鄆圖書卜志序

李 淑

唐鑑序

石 介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歇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欲以氣節相交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

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頗不自惜已老怯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岷嶽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受

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
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
其尸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
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
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
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亟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
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
賢難之周孔以窮達易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
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
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
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

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
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
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之好之而無力
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且蔭角
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
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
下飽蛟魚金礦于山斲深而穴遠篝火燄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
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
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

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有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各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為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

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臣所好玩而老馬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未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

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
樂於詩而發之也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未有薦
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
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
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
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
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
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
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嘗聖俞詩而意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
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
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道稿千餘篇并舊所藏得其尤者六百七
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
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七六不已守詔
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道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
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
不願為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
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四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
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
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放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
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脩
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脩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

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效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尊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儼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乘河北故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為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禽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及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

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
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
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
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因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
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
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
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
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
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
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
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相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
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
主道幽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
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

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
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
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
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幽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
檜魏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
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
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
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
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
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
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
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

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
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
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
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
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
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
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曆兵錄序

宋 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
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疆京師兵
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士著有格
死無版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

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襄權假強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借
邦鼎峙而立唐季亂主置帥其弊樂故群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 宋興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
借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
前馬步三司隸馬卒之統而票者充之或挽強或蹋張或戈船突
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馬卒之
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女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
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馬人之遊而墮者
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之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
有額君有營有常廩有獲賜四曰民兵農之隸而才者籍之視鄉
懸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
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師帥無常鎮權不外假

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脩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
曆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
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鈎考
纖微撥其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群曹所分適諸條
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
愈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
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禪序
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
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之約事明成一王
法雖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摧二鉉合曝
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沈元母廼備志大夫藏家者唯吳齊
著曰唐季兵燬墳典散落 皇宋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
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
中山公奮翬舒光邛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
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揚伊延閣廣內幽經祕篇固
殫見悉索之中剞辨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
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曰剞去五千餘猶淺未標剞名臣舊
俗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尚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蘊斷
蟻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挾
私褚內外經合道釋書盡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几檣
題褒參合昔模細素枕籍典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
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

夫取之施爾朋圭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八葉緊汝曹善承之肆守
之母為勢奪母為宥遷書用二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
都求寧有館第四都覆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
職迺拙耽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人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
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
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
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人永光
十八葉 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 國家亦當以唐
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
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

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
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
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
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
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
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
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未
年政由安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
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然則魏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
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

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
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
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
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
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齟齬十八帝局促三百
年者哉伏惟 明主戒之

國

國
卷之六
一

